

“鲁奖得主”“外卖诗人”王计兵专访：
希望自己的标签身份能被大家忘掉

8月的上海是文学之城，诗意的海洋，随着2026 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周的启幕，一系列文化活动相继在上海展开，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云集申城，参与各项活动，包括万众瞩目的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

“外卖诗人”王计兵凭借诗集《低处飞行》获得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在流量与荣誉的喧嚣中，王计兵始终保持着劳动者的质朴与诗人的赤诚，他用最朴素的文字，为千千万万普通劳动者发声。

当天的采访之前，王计兵刚刚结束了几公里的徒步，他要通过行走去感受城市的温度，结束采访，他又匆匆乘坐地铁去车站接妻子，感受城市的速度。在接受新闻晨报专访时，王计兵坦言，他希望未来大家都能忘掉“外卖诗人”“鲁奖得主”这些标签身份，在分享交流时只需要聊“王计兵”这三个字，那可能是对他个人或文学最好的回应。谈到创作，王计兵认为自己不会缺少灵感，只要给他生活，可能就不会缺少灵感。谈到外卖员工作，王计兵在采访当中坦言，他要给自己减少一些工作量，让自己的写作能够更从容一些。



希望获奖后回归正常生活
送外卖写作过安静生活

新闻晨报：这几天的北京、上海之行，与获奖作者们在一起交流，有什么新的收获？

王计兵：其实我一直秉持着一种学习的态度，用我自己的话说，我写作是一路摸索过来。我最初学习写作就是在网络上被网友“一点一点喂养起来”的，在现实生活中遇到这么多优秀的老师，我愿意去做一个倾听者，听听他们聊这些诗歌的理念，文学的理念，也是我重要的一个学习机会。

新闻晨报：你现在既是“外卖诗人”，也是“鲁奖得主”，面对这些被高频使用的“标签”，你是如何看待的？你更希望大家如何定义新的自己？

王计兵：其实在这个标签刚出现时，我就说过“如果我低着头，肯定不是因为果实，而是因为背负着恩情”，最初这种标签对我带来的是一种托举恩情的作用。现在获得奖之后，这种标签反而又形成一种向下的压力，会让大家质疑我写作的专业性问题，同时也给了我一定的动力，我知道自己的写作还有短板。我也说，其实缺点会让我更加自信，因为你发现了自己的缺点；包括网友的评论说外卖员写的是他的弱点在哪里，在这些弱点之中，你也能找到自己的短板，在以后的写作中也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好。所以我秉持着这样的两种感受来面对自己被标签化，我希望未来大家在聊到我的时候，就聊“王计兵”这三个字。

新闻晨报：在获得鲁迅文学奖之后，你的生活是否有了很大的变化，你还会继续去送外卖吗？

王计兵：这个是毋庸置疑的。自从获奖之后，大家问我获奖之后最想做的是是什么？其实我最想做的是回归正常的生活，我送外卖，继续写作，过自己安安静静的生活，因为文学已经让我收获了很多了，我相信自己对未来文学的路还能够走得更好，因为我喜欢文学已经有38年了，姑且不论说成绩怎么样，反正也写了38年了，我在生活中去提取所需要的文学元素，这些感受对我也非常重要。

给自己减少工作量
让写作更从容一些

新闻晨报：你在许多场合曾经提到，写诗是“用语音记录生活的缝隙”，在争分夺秒的送外卖间隙，你是如何捕捉灵感并坚持创作的？这种碎

片化的写作方式对你的诗歌风格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王计兵：我的作品大多写得很短，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很少有长诗，诗都是极短的，这与我的生活特点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的生活往往是按秒生活的，在生活的一瞬间抓取的一个灵感，我说自己的写作就像按下相机的一个闪光，然后记录下的一个瞬间，这是我写作的特点。当然，也有可能形成我写作的短板，大家也在说“王计兵的写作诗歌需要纵深上加强”，这一点也是我在长期的生活习惯中，由于时间因素和写作状态所造成的特点，既是强项也是短板，这一点我也很清醒。

那么在以后的生活中，可能这种争分夺秒的状态会有所松弛，我以前一个小时送八单，现在我一个小时送五单，我会给自己减少工作量。在这种状态下，可能写作能够更从容一些。我依然还会用语音去创作，但是在创作思考的空间上会有意识地加深，这可能是我写作的一种状态。在捕捉灵感方面，我一直有一种骄傲的感受——只要你给我生活，可能我就不会缺灵感。

新闻晨报：从早期的《赶时间的人》到近期的《低处飞行》，你的创作视角似乎从“我手写我心”转向了“我手写众心”，这种转变是如何实现的？你认为广大普通劳动者的生活经历为创作提供了哪些独特的养分？

王计兵：我本来就是生活中的一分子，我是扎根在生活第一线的，我接触的人会更真切、更真实，甚至说，有的时候我都不需要去和对方交流一个动作，我都能读得懂。这一点对我来说其实是挺重要的，在我长期的生活经历中，它提供给我对生活的敏锐度和共情的这一块，是我的一个特色。然后作为一个写作者，因为我也会聆听一些老师和我的交流，我对这些信息都会比较在意。有老师说，一个优秀的写作者一定要从自我式写作跳跃出来，转向代言式写作，这样的他的写作的寿命才会更长久，写作的社会价值才会更凸显。这也是我努力的一个方向，况且生活在不断变化之中，接触的人群之中，我也会有意识地靠近熟悉的人群，比如说建筑工，比如说自己曾经做过的水泥工、水电工这些职业，可能他们的一言一行，我都能捕捉到。

新闻晨报：8月25日晚上，一位来自上海的鲁迅文学奖评委在活动上介绍她在北京赶高铁时，一位同行的评委脱口而出把《低处飞行》里面广为传播的那首诗《赶时间的人》背出来了。你是否知道自己哪些诗的传播率是最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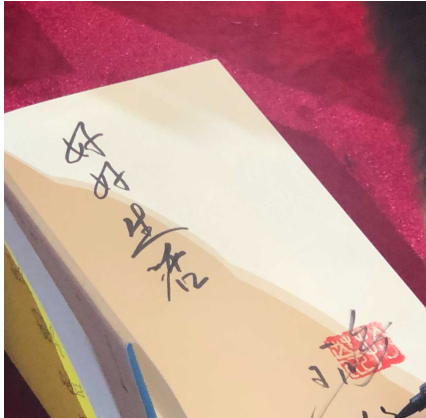
王计兵：目前我所知道的确实是《赶时间的人》这首诗传播率很高，情感方面是我写给我母

亲的那首《娘》，在网上的传播率也挺高。另外还有一首是《下午三点》，因为这首诗歌我还去了意大利，在意大利也是持续地发酵，也有一些意大利文学方面的老师因为这首诗歌和我产生了很多的联系，这几首诗歌的传播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正在写第二本散文集，新诗歌集计划在2028年出版

新闻晨报：听说你与妻子共同打理的杂货店每年可以卖出去几千本诗集，有没有考虑过把这个杂货店直接改为独立书店？

王计兵：这个信息不太准确，其实没有那么多（量）。况且杂货店里的书籍大多是一些老师主动来联系，比如说要举办一些阅读分享活动，他们会把购书款先打给我，我帮他们进书，在店里签好名之后，然后再给他们寄过去，价格按照网上购买的结算，多少钱买的就多少卖给他们。所以杂货店里的书大多数是起到签名本的作用，



我先签好名，然后再寄给对方，所以杂货店等于是起到一个“中转站”的作用。

新闻晨报：你对未来有什么样的创作规划？是否会继续深耕外卖骑手题材，还是会尝试曾提到的长篇小说？

王计兵：因为我现在正在写第二本散文集，我把它定义为可供床上阅读的书。本来我给它起好了书名，叫作《针尖上的生活》，但是前段时间有位老师出来一本书和我计划中的书名很相似。考虑到对方的书已经先出了，再出同样的书名会有一点蹭人家热度的感觉，我想就改个书名吧！临时考虑的是《行走的树》，我把它定义为每一篇不超过2000字，就想希望大家能够走到热爱读书的这种状态上来，不消耗大家的时间，每天晚上休息之前适合读一篇这样一本书。然后长篇小说我也正在构思框架。

新闻晨报：你现在已经有六千多首诗歌作品，你觉得其中多少首作品会出版？

王计兵：1000首左右。

新闻晨报：出版社的编辑告诉我，目前新的诗歌集内容还没有定稿，因为诗歌一直都在挑选之中，有没有一个大致出版的时间节点？

王计兵：我预计是要到2028年，因为2027年我要打造刚刚提到的这本散文集，至少这本诗集要到2027年年底或者2028年年初。因为现在出书我们一定要耐下心来去精雕细琢，用这种方式来做每一本书，

新闻晨报：从今年书展到现在，你来了上海多次，对于在上海这座城市里为生活奔波、为梦想奋斗的普通劳动者，你想用诗歌对他们说些什么？

王计兵：其实在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还是能汲取到很多的营养，我今天（8月26日）早上在上海步行了四公里，然后我站在这里，看见江边建筑上飘扬的红旗，其实心里有很多的感慨。上海是一个文化（资源）集中而且是多元的城市，我们走进来能感受到各种文化的交融，各种情绪都能找到对应的点。这一点对于一个打工的人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城市既有新鲜还有它朴素的一面。

如果说我们每一个人面对生活的时候，用一首诗歌来形容的话，我倒一下也想不好用什么诗，反正我用经常鼓励自己的一句话，向光而行的人才能把影子留在身后，不管在任何的状态下，我们都要做一个向光而行的人，让自己的内心明亮起来。

文/晨报记者 严峻嵘
图/晨报记者 严峻嵘 受访者提供